第 52 卷 第 1 期
2015 年 1 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2, No. 1
Jan. 2015

马克思论伊壁鸠鲁哲学中偏斜与自由的关系

汪信砚　程　通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偏斜”和“自由”在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克思对这两者关系的表述是:一方面“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另一方面“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这两个表述只有在表面化的和无内在联系的理解中才是自相矛盾的。相反,如果认识到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根本差别并深入到伊壁鸠鲁的体系中,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并无矛盾,而是完全统一的,二者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偏斜”与“自由”的关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中“偏斜”与“自由”关系的完整解读。

关键词: 马克思;伊壁鸠鲁哲学;原子论;偏斜;自由

中图分类号:B 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1-0074-08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与在准备该论文时所作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对“偏斜”与“自由”之间关系的看法似乎是不一致的。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到“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①。众所周知,在伊壁鸠鲁的体系中,这个假言命题的前件显然是真的:“卢克莱修说得对,如果原子不是经常发生偏斜,就不会有原子的冲击,原子的碰撞……”②,“它们只是由于偏离直线才相撞”③。按照三段论的原则,上述假言命题的后件也显然为真,即“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

再看《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在《笔记四》中,马克思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④。此外,在博士论文中的另一些地方,虽然表述不同,但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⑤,“偏斜正是应该超出这种决定论的”⑥,“偏斜却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⑦。

如此看来,马克思对于伊壁鸠鲁哲学中“偏斜”与“自由”的关系的表述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按照前一种表述,“自由”不需要通过“偏斜”来论证;而按照后一种表述,“偏斜”就是“自由”。偏斜概念和自由概念在伊壁鸠鲁哲学中的重要性无须多言,对此只要分别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评价就够了。在谈到“偏斜”时,马克思说:“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

收稿日期:2014-11-06

作者简介:汪信砚,男,湖北麻城市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3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4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5 页。

个伊壁鸠鲁哲学”①。请注意,马克思着重强调了这整句话。在谈到“自由”时,马克思说:“应当时刻注意,除了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之外,无论是‘快乐’,无论是感觉的可靠性,无论什么东西,伊壁鸠鲁一概都不感兴趣”②。正因为“偏斜”和“自由”在伊壁鸠鲁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和《笔记》中,甚至在博士论文的不同地方,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解读是正好相反的;反过来说,这两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表述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遗憾的是,虽然近些年来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及《笔记》的研究成为马克思哲学原著研究中的热点,但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核心概念“偏斜”与“自由”关系的真实看法却始终没有得到透彻的说明。

一方面,正如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前言”中明确将“偏斜”与“自由”的关系解读为“原子偏斜运动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自由”那样,几乎所有涉及马克思博士论文思想的研究都会提到偏斜运动,并强调“偏斜体现自由”。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研究马克思自由观的论文、“专门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专著和译著③,甚至是“专门精读、解释《博士论文》”的专著④,都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关于就伊壁鸠鲁体系而言“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这一重要论断。即使是为数极少的注意到这一论断的研究者,他们的解释也都不尽如人意。例如,日本学者城塚登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一书中就提出:“皮埃尔·培尔认为这种对原子偏斜的想定是为了说明自由,在这一意义上说,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正确的”⑤。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马克思所说的明明是:“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西塞罗和培尔……把原子偏离直线的原因理解得太表面化和太无内在联系了”⑥。我国学者鲁路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一书中的结论也不甚准确:“既然没有原子偏斜运动就没有原子间的碰撞和排斥,那么用原子的偏斜运动来解释原子间的碰撞和排斥,就是多余的。而自由,正像卢克莱修认识到的那样,是作为原子相互碰撞的被决定性、被强制性的对立面出现的,而不是原子偏斜运动或排斥运动本身就能够带来的。”⑦且不论后一句是对于自由的误读,至少前一句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既然没有原子偏斜运动就没有原子间的碰撞和排斥”(即“原子偏斜运动”是“原子间的碰撞和排斥”的必要条件),“那么”,“用原子的偏斜运动来解释原子间的碰撞和排斥”(即用“‘原子间的碰撞和排斥’的必要条件”来解释“原子间的碰撞和排斥”),从逻辑上说,分明是“不够的”,怎么会是“多余的”呢?其实,马克思说的是:“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此外,还有研究者光凭借马克思的这句话,就断然否定了“偏斜运动彰显了自由”的“信条”⑧,而完全没有理会马克思关于“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的正面论述。对此,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之,关于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中“偏斜”与“自由”关系的本真看法,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80 页。

③ 例如,高光、阎树森和马迅所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高光所著的《青年时代的探索和世界观的转变——从〈博士论文〉到〈导言〉的学习与研究》、陈先达和靳辉明所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孙伯鍨所著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熊子云和张向东编译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等等。

④ 如罗晓颖所著的《马克思与伊壁鸠鲁——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文〉研究》一书。

⑤ 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2 页。

⑦ 鲁路:《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8 页。

⑧ 李潇:《从“自由的反面”到“自由这个对立面”——从马克思博士论文两个版本的翻译差异看对偏斜概念的理解差异》,《学术评论》2012 年第 6 期。

真正的理解;关于马克思的这两个表述所引起的困惑,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答。而由于“偏斜”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对于伊壁鸠鲁哲学至关重要,由于“‘原子偏离直线’是最深刻的结论之一,并且是根据伊壁鸠鲁哲学的本质而来的”①,特别是由于偏斜运动所体现的“消解一切前提性存在”的思想对马克思毕生的重大影响,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专门写一篇考证性的文章,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及《笔记》中所涉及的偏斜概念的考察来解答这一疑难,并揭示这看似自相矛盾的表述背后的真正含义。

二、“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

按照庸俗的解释,伊壁鸠鲁在“抄袭”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不管是因为他失败的改良努力、对坏的东西的天生偏好,还是由于其摘录能力的缺乏——的时候,偷偷地塞进了自己的私货:德谟克利特把原子运动归结为直线下落和排斥两种形式,伊壁鸠鲁却画蛇添足地添加了一种新的运动,即偏斜运动。

西塞罗和皮埃尔·培尔在评论伊壁鸠鲁的“摘抄”时给他加上了一些动机:“似乎伊壁鸠鲁承认原子的偏斜,有时是为了说明排斥,有时是为了说明自由。”对此,马克思评论道:

> 但是,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因为正如我们在卢克莱修那里所看到的那样,只有在原子的互相碰撞是决定论的和强制的时候,才开始有自由的对立面[das Gegentheil der Freiheit]。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排斥就是多余的。②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运用反证法逐层反驳了西塞罗等人的观点。首先假定伊壁鸠鲁承认原子的偏斜“有时是为了说明排斥,有时是为了说明自由”。就偏斜和碰撞的关系来看,要么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要么原子没有偏斜就互相碰撞。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排斥就是多余的。所以,要么用偏斜来论证自由是多余的,要么用偏斜来论证排斥是多余的。结论是,偏斜不可能既是为了说明自由,又是为了说明排斥。倘若伊壁鸠鲁头脑清醒并且了解自己在讲什么③的话,西塞罗等人的理解一定有问题。一般来说,对于这种甚至在逻辑上都自相矛盾的观点,揭示出其逻辑矛盾就已经足够了。但马克思的反驳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因为这两个选言支并非周延了全部可能性,相反,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选言支“原子没有偏斜就互相碰撞”比较容易理解。马克思认为,这种假设是相当肤浅的,至少不符合伊壁鸠鲁的思想,并且远远低于卢克莱修的水平。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排斥是来自原子的规律,来自脱离直线的偏斜。至少卢克莱修反映了一种思想,认为不应该肤浅地理解这一点,似乎[als wenn]只有这样[so]原子在运动中才会碰撞。在上述段落中他说过:没有原子的这种偏斜,‘本原就不会有任何碰撞和冲击’”④。第一句的意思是说,按照伊壁鸠鲁的观点排斥来自于偏斜运动,这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这个选言支。卢克莱修说的是,伊壁鸠鲁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东西[dieß]不应该肤浅地被理解。而按照肤浅的理解,“只有这样原子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11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2 页(译文有改动)。Karl Marx, *Differenz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 *MEGA*^{2} Ⅰ\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5, S. 34 – 35.

③ “伊壁鸠鲁扼要地、抽象地、真实地和尖锐地阐述自己的论断,并且了解他讲的究竟是什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9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43 页。参看 Karl Marx, *Fragmente aus den Heften zur epikureischen Philosophie*, *MEGA*^{2} Ⅳ\1, Dietz Verlag, Berlin, 1976, S. 147.

运动中才会碰撞”。由于这段话上文缺失①,这里所说的“这样”[so]到底指代什么,单纯从字面上我们无从知晓。不过,即便如此,卢克莱修的整体意思仍然非常清楚,那就是“没有原子的这种偏斜,‘本原就不会有任何碰撞和冲击’”。

现在,这个不相容的选言命题只剩下最后的一个选言支,即“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如前所述,这正是伊壁鸠鲁的立场。而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接下来,马克思给出了解释:“因为正如我们在卢克莱修那里所看到的那样,只有在原子的互相碰撞是决定论的和强制的时候,才开始有自由的对立面。”②马克思在《笔记一》和《笔记四》中两次摘录了卢克莱修在《物性论》第 2 卷,诗第 251 及以下几行:“如果所有运动形成连接不断的链条,并且新的运动总是按一定秩序从旧的运动中产生,而原子也不能由于偏斜而引起别的打破命运的束缚的运动,以便使原因不致永远跟着原因而来,[那么你说说看,大地上的造物是如何和从何得到那不受命运支配的]自由[意志]。”③对此,他评论道:

> 这里把原子发生碰撞的运动看成不同于由偏斜引起的运动。后来它被规定为纯粹决定论的运动,——因而也是一种自我扬弃,所以一切的规定在它的直接异在中,即在扬弃中获得它的具体存在,对原子来说直线就是这种异在和扬弃。④

很明显,马克思区分了两种“原子发生碰撞的运动”即排斥运动:一种是伊壁鸠鲁哲学中由偏斜引起的运动,另一种是“这里”所提到的“不同于由偏斜引起的运动”,即在链条中的、按一定秩序从旧的运动中产生的、被规定为纯粹决定论的、作为自我的扬弃的排斥运动,一言以蔽之,德谟克利特所理解的强制的排斥运动。

现在我们来看,按照西塞罗的理解,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说明自由”。他是这样解释伊壁鸠鲁哲学中的偏斜运动的:“如果原子由于它们本身的重量而下落,那么我们对什么都无能为力,因为原子的运动是被规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他[按:指伊壁鸠鲁]臆造出了一个逃避必然性的办法”⑤。西塞罗(还有培尔)正确地理解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按照这种学说,原子有且仅有两种运动方式,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两种运动方式都是决定论的、强制的、必然的即没有自由的。所以,这种原子论缺少对“自由何以可能”的说明,因而需要“说明自由”。当西塞罗想当然地把伊壁鸠鲁归结为德谟克利特的抄袭者,而且是拙劣的抄袭者的时候,已经预设了伊壁鸠鲁所谓的“排斥运动”是跟被抄袭对象毫无二致的,从而封死了“自由排斥”的可能性,因而也面临着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相同的问题,即缺乏“自由”。于是,很自然地,西塞罗就想到了再从外面拿一种随便称为什么的运动来“说明自由”。不幸的是,他把这种庸俗的解释投射到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又恰巧在其中发现了一种被命名为“偏斜”的运动,并且这种偏斜似乎正是“打破命运的束缚”“得到不受命运支配的自由意志”的运动。特别是由于伊壁鸠鲁哲学“环节客观化”的特点,他所提出的偏斜运动似乎正是同另两种强制的运动相对的“自由的”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塞罗断言,伊壁鸠鲁用偏斜来论证自由。这样一来,伊壁鸠鲁的哲学体系就成了德谟克利特哲学的老调重弹,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而所谓的偏斜概念也就被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43 页中展示的《笔记一》最后一页并非马克思《笔记一》手稿的最后一页,而是《笔记一》中的一个片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采用的编排方式(参看 Karl Marx, *Hefte zur epikureischen, stoischen und skeptischen Philosophie*, *MEW*, Bd. 40, Dietz Verlag, Berlin, S. 42 – 45)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排方式是编纂完马克思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Hefte zur epikureischen Philosophie*]全部七个笔记本后,再通过《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笔记的片断》[*Fragmente aus den Heften zur epikureischen Philosophie*]集中呈现这些笔记本中的片断。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2 页(译文有改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4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4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1 页。

新束缚在德谟克利特的体系之内,成为一种用来说明自由的补充。如果是这样,那么,西塞罗的结论就是成立的,即“偏斜”论证了“自由”,这种论证不仅不是多余的,反而十分必要。

但是,西塞罗完全误读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把伊壁鸠鲁原子论中的排斥运动重新等同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中的强制排斥。“因为正如我们在卢克莱修那里所看到的那样”,只有在这样的排斥运动中,即“只有在原子的互相碰撞是决定论的和强制的时候,才开始有自由的对立面”,换言之,在原子的相互碰撞不是决定论的、强制的,而是非决定论的和自由的时候,“自由的对立面”、强制根本就没有开始！进而言之,当“自由的对立面”尚未开始的时候,自由尚未丧失、已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再去“说明”自由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先把排斥预设为决定论的、再引入偏斜来论证自由这种做法根本是多余的。

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这一论述,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这是针对西塞罗等人所臆想出来的、强加给伊壁鸠鲁的“用偏斜来论证自由”的做法而言的,这种做法纯粹是西塞罗等人庸人自扰,因而是多余的。另一方面,这同时意味着,在伊壁鸠鲁的体系内,根本无须“用偏斜来论证自由”,“论证自由”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必要,因而是多余的。这是因为,在伊壁鸠鲁原子论的体系中并不缺乏自由,相反,“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①。不过,即便如此,西塞罗还是可以给出自己的反驳。因为退一步说,哪怕承认在伊壁鸠鲁的体系内“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并且同时承认“如果原子没有偏斜就不会互相碰撞,那么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这至多也只能逻辑地推导出,在伊壁鸠鲁的体系内,“用偏斜来论证自由”是多余的。但是,西塞罗给偏斜添加的另一动机“为了说明排斥”却仍然无法被否认。道理是很清楚的,由于偏斜是排斥的必要条件,“用偏斜来论证排斥”的做法(即用排斥的必要条件来说明排斥),单纯从逻辑上看,即便不充分,也并非毫无道理。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辩驳——由于它建立在对伊壁鸠鲁哲学肤浅理解的基础上的缘故——也是苍白无力的,而西塞罗等人错误理解“偏斜”与“自由”的关系的根源在于他们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误读,“把原子偏离直线的原因理解得太表面化和太无内在联系了”②。这也表明,只有非表面化地、按其内在联系来理解“偏斜”及偏斜在整个伊壁鸠鲁哲学中的地位,我们才能够真正回答“偏斜”与“自由”的关系这个问题,并回复西塞罗等人的责难。所以,我们还必须从正面考察偏斜本身。

三、“‘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伊壁鸠鲁认为原子运动有三种形式,即直线运动、偏斜运动和排斥运动。

直线运动是这样的运动,在其中,原子在其自身所划出的轨迹中丧失了自己,变成了丧失其个别性因而与自己特有的质完全无关的、不成其为点的质点。这样的质点按简单方向所做的必然性运动就是直线运动。直线是点的异在、点的定在、点的扬弃和扬弃的点,在直线中,点被赋予了一个相对的定在即纯粹物质性的存在。

但是,相对的定在就不是自为存在,纯粹物质性的点就是没有点。这是因为,当原子仅仅作直线运动时,自为存在的原子还根本就没有出现。而原子的概念不仅包括物质的方面,也包括形式的方面。“原子显示,它的本性不在于空间性,而在于自为存在。”③作为自为存在,原子不是对自身的存在感到无所谓的东西,而是绝对的、无区别的、没有定在的、没有前提的、没有内容的、自我决定的、纯粹形式的、与一切外在性相对立的、维持自己于自身之中的、把每一个被另一个定在所规定的定在都加以否定的纯粹个别性概念。这种否定就意味着原子对上述所说的相对性、差别性、外在性等等即一切前提的偏离,使之“避开这样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119 页。

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原子表现为被区分的，表现为具有定在的、受不存在和前提拖累的东西”①，这就是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如果说直线下落体现了原子的物质性，那么，偏斜运动则说明了原子的形式规定——尽管是以否定的方式，那就是要“打破命运的束缚”，从对他物的相对关系中拯救出自我，是对自我之扬弃的再一次扬弃。当原子仅仅作直线运动时，它还根本就没有出现，而是消失在直线中。所以，直线运动中根本就没有原子，直线运动根本不是原子在运动，因而不是原子运动的形式。只有在偏斜运动中，质点才开始成为拥有特质的点，原子才开始成为拥有坚实性、独立性、个别性、形式规定的原子。因此，偏离直线是原子的规律，是原子的脉动，是原子的特殊的质、特殊的实体、真正的质。

最后是排斥运动。在这里，我们将会看到，伊壁鸠鲁这位所谓的“抄袭者”同德谟克利特彻底分道扬镳了。前面已经讲到，德谟克利特所理解的排斥运动跟直线运动一样是一种强制运动，是一种具有盲目必然性的行为。但对于伊壁鸠鲁来说，这一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是“原子规律”(偏斜)的实现和原子概念的实现。偏离直线固然是原子的规律、脉动，但这个规律现在只是以否定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原子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②，即原子不是一种为另一个定在所规定的特殊定在。但是，原子的形式规定、绝对性、个别性和自为存在必须要实现，必须以肯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一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即与原子发生关系的定在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它本身，因而也同样是一个原子”③。也就是说，原子不再被异在所吞没，不再受不存在和前提所拖累，它否定了一切他在、异在、相对存在，实现了自为存在，而这种实现了的自我性就是自己同自己即同另一个原子发生关系，因而原子间的关系是自我关系。这个意思翻译成感性语言就是，原子间的对撞不是由外力决定的强制碰撞，而是自我碰撞；同原子相撞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另一个自己。作为偏斜的完成的碰撞运动就是自由的排斥运动，在这种排斥运动中，原子规律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实现了。原先通过偏斜运动表现的原子同他物一切关系的否定现在通过排斥运动表现为原子只是自己和自己发生关系。这意味着，排斥——就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这一点而言——是偏斜的实现和完成，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排斥以肯定的形式实现了偏斜这一否定表达中所包含的内容。但同时，排斥——就实现了原子的物质性这一点而言——是直线的实现和完成。在直线运动中，原子作为相对的定在与其前提、异在即另一个定在发生关系，从而体现为一种纯粹物质性的存在物。而在排斥中，原子的对象不是自我的丧失、扬弃，而同样是原子，所谓的自我关系就是指表现在**对立**的两个个体中的同一个自我的**统一**，“这是可能设想的最极端的外在性”④。因此，原子的自我关系同时也是同“他物”⑤——而非敌对物——的关系，并且是最外在的关系。于是，排斥不仅实现了自我关系所体现的原子的形式规定，同时实现了外在关系所体现的原子的物质性，并且，这种物质性通过他物关系背后的自我关系实现了对直线下落运动中被异化了的物质性——异在关系——的拯救，因而是后一种物质性的真正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排斥运动既不同于直线运动，也不同于偏斜运动，但同时又是这两者的完成和实现，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真理。“在原子的排斥中，表现在直线下落中的原子的物质性和表现在偏斜中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11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7 页。

⑤ 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他物”：一种是作为原子的异在和扬弃的他物；另一种即这里提到的“他物”。对于后一种“他物”，马克思写道：“直接存在的个别性，只有当它同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他物就是它本身时，才按照它的概念得到实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7 页。

原子的形式规定,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①

诚然,用外在的即非本质的观点看,伊壁鸠鲁在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偏斜运动,但正是这种偏斜运动“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②,把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升华为原子论科学。

从偏斜的角度看,直线是同原子相对立的、原子应该从中偏离的相对存在,因而是偏斜的前提。“这种前提本身对于原子已经是存在着的,因为假如它对原子不存在的话,原子就不会偏离直线”,“伊壁鸠鲁哲学在逻辑上没有能克服这个定在”③。而在这个前提中,即在直线运动中,根本不是原子在运动。这是因为,“在原子中未出现偏斜的规定之前,原子根本还没有完成。追问这种规定的原因,也就是追问使原子成为本原的原因”④。换言之,偏斜本身就是第一因,是使原子成为原子的原因,“原子偏离直线的原因”严格说来就是**没有原因**。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它超出了一切物理原因,因而超越了决定论、必然性、前提性。偏斜就是非决定论、非必然性、摆脱前提;原子就是主体性、任意性、“自由个性”。并且,对一切前提性存在的摆脱正是伊壁鸠鲁哲学的灵魂。“伊壁鸠鲁哲学在实体前提的世界上寻找着一种没有前提的东西”⑤,偏离决定论的途径正是把这种偶然性上升为必然性、把任意性上升为规律。因此,“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⑥:在自然哲学中,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在伦理学中,善就是逃避恶,快乐就是脱离痛苦;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中,众神避开了整个世界,对世界采取漠不关心的和物质的态度。作为偏斜的结果,排斥运动也冲破了必然性的束缚获得了崭新的意义。严格说来,由于原子的概念不仅包含物质规定还包含形式规定,真正属于原子的运动只有排斥运动。排斥运动是我自己同作为他物的我自己发生关系,就同自己发生关系而言是自我关系,体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就同作为他物的东西发生关系而言是他我关系,体现了原子的物质性。因此,“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⑦,只有在排斥中,原子才真正形成。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直线运动和偏斜运动并不是属于原子的运动:直线运动是原子必须克服的运动,在直线运动中,原子消失了,只剩下被异化了的纯粹物质性;偏斜运动虽说是“原子的反抗、顽强,就是它‘胸中的某种东西’”⑧,但在偏斜本身中,原子的形式规定也还没有实现,只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潜在地表达了原子必须要完成的冲动。

因此,伊壁鸠鲁原子论中的三种运动绝非平行的运动,毋宁说,在这三者中,原子论科学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只是由于伊壁鸠鲁哲学“在直接存在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特点,原子运动的三个环节被客观化为三种独立的运动,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原子论科学的完整结构。

四、结论

与德谟克利特决定论的物理学不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非决定论的哲学。在决定论的框架下,原子中一部分作强制的直线运动,另一部分作强制的排斥运动。在非决定论的框架下,所谓的直线运动、偏斜运动、排斥运动不是原子的三种相互独立的运动形式,即不是说,原子中的一部分作强制的直线运动,另一部分作自由的偏斜运动,其余的作强制的排斥运动;而是说,真正属于原子的只有自我碰撞即自由排斥这一种运动,而上述三种运动事实上是这同一个运动的三个环节:偏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12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4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120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5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7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122 页。

的前提、偏斜本身、偏斜的完成。只有明确了伊壁鸠鲁体系与德谟克利特体系的这种根本差别，我们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中“偏斜”与“自由”关系的解读。

一方面，“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这说的是，原子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它没有原因，而是使原子成为原子的原因、原子之为原子真正的灵魂，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第一因，因而是自由意志。因此，西塞罗对伊壁鸠鲁误读的实质在于，他在德谟克利特的语境下把“偏斜”这个本体论上的第一因重新变成了某种与直线下落和强制排斥平行的、用来为决定论的体系注入“自由”的运动形式，把自由意志重新拉回到了物理学的、决定论的范围里，把主体性、抽象的可能性重新变回了客体性、相对的必然性，把新哲学的灵魂重新变成了旧体系的补充。这才是马克思批评他“把原子偏离直线的原因理解得太表面化和太无内在联系”的真正原因。

另一方面，“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这句话所包含的双重含义到现在已经完全明晰了。首先，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第一因，偏斜的作用根本不能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进行解释，为它寻找认识论上的原因的做法完全是多余的——不论是为了“说明自由”还是为了“说明排斥”，抑或是为了说明任何别的什么东西，这一切统统都是多余的。注重解释和说明的态度，正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白：“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①。相反，伊壁鸠鲁则说：“抽象的可能性涉及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是作出说明的主体。”②其次，伊壁鸠鲁原子论的体系是自由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作为自由意志的完成，排斥运动即原子发生碰撞的运动就是自由的运动。当原子的互相碰撞不是决定论和强制的、而是非决定论的和自由的时候，自由的对立面尚未开始，而自由的道路到处敞开、便捷易行。因此，在伊壁鸠鲁的体系内，完全没有“论证自由”的任何必要，因而“论证自由”完全是多余的。

总之，对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来说，“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与“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是多余的”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它们恰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偏斜”与“自由”的关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对这两者关系的完整解读。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clination" and "Freedom" in Epicurean Philosophy

Wang Xinyan, Cheng T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declination" and "freedom"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Epicurean philosophy. Marx's expres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re, on the one hand, that "the declination from the straight line is the free will",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declination as an explanation of freedom is superfluous". These two expressions seem to be inconsistent if the causes for the declination of the atom from the straight line are understood superficially and disconnectedly. On the contrary, if we grasp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mocritean and Epicurean philosophy and go deep into the Epicurean philosophical system, we will find that these expressions, as two aspects of one subject, are internally consistent and in their totality form the comple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clination" and "freedom".

Key words: Marx, Epicurean philosophy, atomistics, declination, freedom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7—28 页。